

國家，擇其長者稱爲公司，限一年二年辦國政。又每月統紀，傳言波羅爲諸島之至大者，其山內有大湖，廣東數萬人往此湖之阿納地方，開金山探金沙，因恐土番之狠，設族黨頭目，如土酋管治其民。又外國史略，言婆羅島內地多高山，每年掘金沙者甚衆，其中漢人自立長領，不服他國，此皆道光時人之書。并云該島內地，漢人能自立國。陳蘭芳則勢力尤大而特著者也。

夫我華僑流寓異域，能組織有秩序之團體，開拓土地，比諸英人克雷飛治印度，夫何讓焉。而終不免以領土主權俯首屬人，今且多被荷蘭人迫入彼籍，則以無國力爲之後盾也。嗚呼，可深慨哉！（據近人筆記）

宗山按陳蘭芳之名，不見于他書。而本文事實，核與梅縣余瀾馨所撰羅芳伯傳全相符合。余傳載「芳伯設蘭芳公司開探金沙」云云，則蘭芳或即芳伯之異名也。玩本文中「余曩視（原文）

某報，見其載陳蘭芳事，今猶記其概于此」云云，可知其來歷不甚可靠。（參閱余著羅傳自明）

（五）殖民緬甸者

波童廠主桂家宮裏雁雁，隨明桂王入緬之官族也。順治間，桂王入緬時，其遺臣散入各國。有馬九功者，爲古刺招明潰兵三千。有江國泰者，暹羅妻以女。各遣使約李定國於孟良，將犄角夾攻緬。而吳三桂已檄緬人劫取桂王於緬都阿瓦。李定國發憤死。古刺暹羅之師，失望而返。桂王旣被劫，隨從諸人分散駐沙洲，蠻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蠻共神之。百餘年，生聚日盛，不忘桂王，自稱桂家，或作貴家。據緬甸北境木邦土司之波童山，設廠採銀，兵力強，羣蠻畏之。時華人多出邊入緬開礦，各廠不能支蠻者，丐請桂家卽往。乾隆中，宮裏雁主波童廠，貌怪偉，滿面皆髯，每戰鬪，未嘗受傷，故爲緬所畏。

緬於漢曰朱波，唐曰驃國，宋始稱緬。元征之不克。明初立車里老撾八百孟養木邦緬甸爲宣慰司，是謂滇南六慰。又立大小古刺宣慰司，卽今緬甸南境白古地，勢力各相敵也。萬曆間，緬王莽瑞體崛起稱霸，侵併鄰邦，遂寇中國。後莽應裏爲劉某鄧子龍所破，始不敢復犯邊。清朝乾隆十八年，茂隆廠主吳尙賢說緬

入貢時，緬與桂家有隙，開戰。吳尙賢勸和不聽。饗籍牙者，緬屬木疏部土酋也。是年九月，戰勝桂家，遂敗敏家。

敏家爲文萊聲轉，亦作巫來由，乃白古部民族之名。先于乾隆十七年，攻據阿瓦。緬王麻哈祖走莽達刺。十九年，白古酋撒翁合得楞錫簿諸部，擒緬王而沉之江。撒翁據阿瓦，五年，饗籍牙起兵破之，自立於木疏，繼徙阿瓦，以力脅服諸土司。而桂家宮裏雁及木邦土司罕莽底，不甘屬饗籍牙，合兵拒緬，反爲所破。時乾隆二十三年也。二十五年，饗籍牙死，子孟絡嗣，搆兵如故。

二十七年，宮裏雁謀內附，未果。會石牛廠主周彥青相招宮裏雁，乃置妻曩占及男婦千餘人於我孟連土司，而自赴大金沙江上流之孟坑。宮裏雁旣去，孟連土司刁派春，乃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曩占及二女于城中。曩占知入牢籠，潛約部下，望城中火起來接應，已而刁派春索其資財，婦女殆盡，乃索曩占。曩占乘夜進其家，襲殺刁派春，遂縱火，其徒見火光盡集，偕走孟養。宮裏雁不知也。我永

昌守楊重毅欲以宮裏雁爲功誘置之法宮裏雁將行妾勸勿往不聽因泣從之既至，坐以擾邊罪，肆諸市，妾亦殉焉。

木邦本與桂家相依倚，宮裏雁既死，木邦遂降緬擾邊而曩占亦怨中國，嗾孟艮酋內犯，我車里土司大亂作矣。當是時，茂隆廠主吳尙賢與桂家宮裏雁皆爲滇邊保障，威懾諸蠻，形禁勢格，實有大功於中國。及二人相繼冤死，緬益無忌，大舉內犯，我是以有征緬之役云。（據劉健庭聞錄師範緬事述略趙翼平定緬甸述略王昶征緬紀略，又按宮裏雁亦作古利宴，見魏源聖武記。）

茂隆廠主吳尙賢，吳雲南石屏州人也。家貧，走徼外之葫蘆國，其酋大山王蜂筑信任之，與開茂山銀廠。廠例無尊卑，皆以兄弟稱。一人主廠，次一人統衆，次一人出兵。尙賢爲廠主，時華人赴緬者極衆，廠既旺，聚至數十萬人，有警則兄弟全出。尙賢身自臨陣，每戰輒先，鬚雖少皆擢起，蠻人見者輒驚走。廠徒多財力，爲

連弩，共以手挽而發之。凡在緬開廠者，互相聯絡，有蠻衆欲攻某廠，而憚茂隆阻，用重幣假道，尙賢陽許而陰告某廠使備之。蠻大敗，回過，茂隆截之，無一脫者，所獲不可勝記，衆大歡，飲讌間，尙賢大哭不止，衆驚請故，尙賢曰：吾與衆兄弟忍飢寒開此廠，今一旦有此無妄財，懷父母妻子，我一人能支乎，爲蠻有矣。諸人各被酒爲豪舉，探懷中所掠者棄之淵，其操縱人皆類此。

乾隆十年，尙賢說胡蘆王蜂筑，以茂隆廠獻中國，抽課報解作貢，又自以銀介我耿馬宣撫司獻之；且言茂隆山銀廠，自前明開採至今興旺不一云云。未幾尙賢之黨黃耀祖，襲據胡蘆國，與尙賢分雄邊外。語具下文黃耀祖傳，而茂隆出銀不可思議，公私大充。

當是時羣蠻最畏者茂隆吳尙賢，及桂家宮裏雁。桂家與緬搆戰，尙賢欲和解之，不聽。十八年，尙賢說緬入貢，貢馴象塗金塔。尙賢亦來滇，謀請命中國，給以胡蘆國王劄付，不能得，已辭大吏返廠矣，忽追回餓死之。羣蠻自是輕漢人矣。及

兵興滇人每言吳尙賢宮裏雁若在豈有邊禍則尙賢之價值爲何如哉（據師範緬事述略皇朝通考及乾隆十年御史彭肇洙請靖遐荒疏）

胡蘆國王黃耀祖，本吳尙賢之黨，爲茂隆銀廠主兵。因事與尙賢不洽，乃請假徒往山獵，尙賢許之，遂以其徒入胡蘆。獵所得禽，時以遺其王蜂筑，蜂筑不之虞也。一夜襲破胡蘆而有之，尙賢屢招其歸不從，竟王胡蘆。其國一名卡瓦，北接耿馬宣撫司，東接孟定土府，南接學卡瓦，西接木邦，距永昌府十八程，自古未通中國，亦不屬緬甸世或稱爲大山土司云。滇南徼外附近薩爾溫江一帶，其中部落甚多，即古所謂揮人種類。後漢時已能西通大秦（即羅馬）民智有足稱者，胡蘆殆其一國，乾隆中黃耀祖，則以華人而君揮人也。（據師範緬事述略皇朝通考）

（六）殖民越南者

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